

殖民下的文明化空間 與文青生活

整理撰稿／朱英韶

熾熱的南國氣候，是任何來臺南遊憩的人都無法忘懷的「熱情」印象。也許你很難想像，在這片酷熱的土地上，曾有一群看似優雅、沈穩的文人們，在被殖民統治的空間裡，艱難的找尋發聲管道來批判政府，並帶著理念與掙扎，夾縫與矛盾中求生存。今天的講座將引領著在場觀眾，回到九十年前的臺南，窺見當時的建築美學、時代氛圍，以及曾活在這一段時空中的文人們，有著什麼樣態的「文青生活」。

講座名稱

共時的星叢－「風車詩社」與跨界域藝術時代：《殖民下的文明化空間與文青生活》

講座時間

2019 年 5 月 23 日（四）14:00-16:00

講座地點

國立成功大學 國際會議廳 第二演講室

與談人

陳文松、凌宗魁

此次講座為「共時的星叢-『風車詩社』與跨界域藝術時代」系列講座其一：殖民下的文明化空間與文青生活。圖為系列講座的海報。



凌宗魁老師談論到陳澄波一幅畫作〈臺南法院〉，興致盎然地與觀眾分享這幅畫作的細節與其引起的討論。

而今日這場由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本木工作室，還有成大的藝術中心、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文學院、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共同合辦的「共時的星叢：風車詩社與跨界域藝術時代」系列講座，重點不僅僅在於風車詩社，而是整個日治殖民下的知識份子們，如何在這些由殖民者建造的空間活動、求生存。講座一開始由紀錄片《日曜日式的散步者》的導演黃亞歷引言，這部電影結合歷史與文獻，有別於傳統紀錄片風格的，細膩地娓娓道來一個曾存在於1930年代的臺灣、超現實文學的詩人團體——風車詩社。接著則是致力於文化資產保存、對臺灣經典建築深度涉獵、《紙上明治村》的作者凌宗魁，與成大歷史系教授、同時也是《來去府城透透氣》作者陳文松的對談。兩位講師以畫作、建築與歷史，引領觀眾重返日治時期，一同想像、了解殖民情境下所產生的文明化空間以及文青的生活樣態。

陳文松老師首先對整個日治時期的殖民背景做了簡扼的說明。當時的臺灣，有許多日本人居於此，他們掌握了大部分的資源，甚至有形、無形地控制臺灣人的一舉一動，而臺灣人如何在夾縫中生存，又如何從現實的艱困中空出一點內心的餘裕，一直是那個時代知識份子們的課題。那種餘裕也許表現在思想層面，知識份子們如何嘗試？如何突破？產生了什麼變與不變？與今日對談主題淵源頗深的風車詩社，其閃現於那個時代的超現實主義走向，也許就是一個了解當時知識份子精神樣貌的重要切入點。

風車詩社的主要活動地點是在府城，陳文松老師研究的對象吳新榮不僅常出沒府城，也與風車詩社有所往來，1933年吳新榮雖成立「青風會」，但很快就解散，而風車詩社也是於1933年出現。為何這些團體集中於1930年代閃逝，其實與殖民時期的文明文化

空間息息相關。這些當時所謂的「文青」，1920年代便積極於各種報章雜誌中追求、爭取書寫空間，用來抒發、反抗。也因為這些醞釀，得以促使他們不停書寫，並產生不同的形式嘗試與實驗，但隨著時局變動，政治運動與文學活動也開始有所轉化，避談政治成為一種選擇。

儘管經常被理解為藝術、前衛的社團，與其較有對比的則是批判資本家、現實主義成份較重的鹽分地帶文學，風車詩社乍看沒有太強烈的社會批判性，但其實這些文人對於殖民地現實，仍有許多感觸與反省。有些文人為了掙脫被殖民被宰治的空間，選擇在都市周遭較鄉野的地方活動。為了找到出路，他們也經常透過結社，尋求志同道合者的相互呼應，並共同抒發對現實的無奈，因此才有各種文學社團的成立。但這些逃避與批判隱含著一個問題是，許多殖民者所規劃的公共空間、甚至娛樂場所，這些批判資本主義的文人仍然難以逃離參與其中的命運。尤其1930年代，當整個殖民統治的都市規劃越來越成熟，成為幾乎就是我們現在所居住的臺南時，這些文人又該如何面對？從《吳新榮日記》中可以理解，這些文人依然會進入整個殖民者所規劃出來的空間，只是，這些空間乍看是被統治者所掌握、詮釋，其實隨著人類在之中活動，空間依舊會逐漸產生變化，而不那麼穩定地被統治者所操控。



兩位老師對談與台下觀眾專注聽講、埋頭紀錄的情景。



講師其一陳文松老師，正輕鬆地談論著吳新榮醫師在日治時期的活動。

由陳文松老師分析1930年代的歷史背景與知識份子所遇到的難題後，凌宗魁老師也有所回應、補充日治時期相關歷史，而其帶來的內容則是與臺灣有淵源的畫家以及其筆下的這些空間。透過畫家們的作品，來觀看日治時期建築物，除了做初步的繪畫技術分析外，凌宗魁老師也細細推敲畫作與文明化空間及殖民情境的關係。以石川欽一郎這位影響臺灣西洋畫教育體制的日本畫家作為開頭，介紹其淡墨、英國式水彩風格，解析以人文素材點綴於自然景色的構圖是石川的喜好。除此之外，他也有許多西洋建築的畫作，這些殖民地的新式建築，往往被表現為象徵「文明」的壯闊元素，然而在石川筆下，卻經常呈現一種蒼涼的風格，彷彿它們入侵了原先純樸的自然地景，可以推測這可能他對於這些建築破壞自然景色的不滿與抱怨，《臺北廳廳舍》（1916）即是明顯一例。許多臺灣著名畫家也是師承石川，例如藍蔭鼎、倪蔣懷，甚至其學生陳植棋《總督

府》（1921）其實就繼承了石川畫中對於文明建築的刻意忽視感。

畫作中也可見到許多被戰火摧毀，或戰後遭國民黨政府拆除、改建的日治時期建築，這些作品在後世也激起不同意見的討論。如陳澄波的《臺南法院》（1931）早期經常被誤認為台博館、總督府。從吉田初三郎的《壽山》（1935）的忠烈祠，可以探討清國請英國人設計的鵝鑾鼻燈塔，證明臺灣從來不是一個某種單一文化的傳入，在建築文化也有同樣的現象。在這個時代，也出現許多臺灣的畫家描繪本土自然景色的作品，如陳慧坤的《故鄉龍井》（1928）、葉火城的作品，灣生立石鐵臣《東門的早晨》（1933）也畫下其從小成長的故鄉臺北東門。或者是像郭雪湖《圓山附近》（1928）與陳澄波《園林》則描繪庭院的繪畫，繪畫題材的多元。

除了一些建築、景色的描繪，以人為主體的，如喜歡著墨於繁

榮市街的矢崎千代二，便樂於描繪人們互動的生動場景。其《大龍峒裏街》（1930s）、《赤崁樓》（1930s）、《艋舺龍山寺》（1930s），雞犬相聞的市井生活，富含人情味與生活感的氛圍，一直是矢崎千代二作品中的重要特色。其中，臺灣廟宇作為一個聚集人群休息或精神寄託的場所，也經常被繪入其作品，包括臺灣的畫家郭柏川的《臺南祀典武廟》（1929），甚至喜歡將神社作為作畫主題的吉田初三郎，也有《仙公廟》（1935，今木柵的指南宮）這樣的作品。

其他還有許多精彩的作品，如木下靜涯的作品《圓山護國神社》、《臺中神社》、《臺南演武場落成紀念》，更以一種空靈的境界在呈現這些臺灣的建築。村上無羅的《基隆燃放水燈圖》（1927）以及《林泉廟丘》（1933）雖然畫出了疑似臺灣的場景，但後世研究者卻難以推論正確地點，甚至被認為是作家夢想中的景象。值得玩味的是，

透過與相關研究的分析、比對，也可以發現畫作中的奧妙。如鄉原古統的《總督府夜景》，他所畫的星空，經由蕭怡姍論文的剖析，甚至可以推算出準確的畫中時間。另外，鄉原古統還透過塔樓的燈光，顯示出文官總督上山滿之進案牘勞形的加班情景，從這些外部分析，卻反而可窺見人與空間的互動，而促使原本只是作為繪畫題材的建築物更有生命力。

在真實的場景之外，畫作也常加入畫家的想像或官方的期盼，甚至是對整個時局的回應。繪於1920年代，石川寅治《神社與農舍》（1920s），將本島人住宅當作前景，後山則隱匿著一座神社，這隱含著能讓人民安居樂業的重要支撐即是日本政府的殖民統治。《臺灣鎮定》（1930s）則是描述近衛使要通過臺北的北門，到巡撫衙門去進行始政式之前的場景。這幅畫放在東京聖德繪畫紀念館中，用以凸顯明治以來日本天皇的功績，這些畫作都頗有歌功頌德的意味。小早川篤四郎《熱蘭遮城鄭荷交戰圖》，其是因應1935年舉辦始政四十年的博覽會。

最後，凌宗魁老師以葉火城一張繪於1943年的畫作為結尾，來呈現了戰爭對藝術的影響。日式的屋瓦、庭院的樹木，本該悠閒的廊下風景，小孩子在玩的卻是飛機、船、戰車，進入太平洋戰

爭之後，這顯示了臺灣被總體動員的一個時代背景。這些繪畫或者建築確實代表著一種時代的氛圍，從空間裡面可以看到一些不同時代的人，一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痕跡，及留下來的、塑造出來的空間的痕跡。

而在最後的問答時間，一位觀眾提出除了外部氛圍的呈現，也更想進一步了解，在屋子內部，日治時期的人們又是如何生活？陳文松老師舉西門路一代為例，刻劃出當時代，此地的居民的食衣住行可能的景況。由於臺南的西門是較早期開發的，因此西門町包含許多吃喝玩樂的娛樂場所。在一丁目，有當時臺南仕紳洪采惠所經營的一家戲院「大舞台」、原為孝親樓，如今變成素食餐廳的赤崁璽樓。二丁目則是酒樓的聚集區域，如廣為人知的寶美樓，這裡還住著一位文壇、政壇的名人許丙丁。許丙丁的小說《小封神》的靈感便是來自其住家附近的普濟殿、武廟、天后宮等廟宇，其對戲曲的研究也多來自西門町地帶的育樂場所。三丁目則有規劃完備、1905年蓋好的西市場，西市場對面有宮股座，為的就是滿足住在這一帶的日本人對生鮮食品的高度要求以及其娛樂生活。

走過四、五丁目，來到民生路、西門路以及中正路等路段。中正路的前半段是銀座通，後半段則是特種營業區，最有名的就是

新町。又由於中西區是歷史悠久的舊市街，因此當日本人想要滲入此地，只能埋地或新建市街蓋出像是銀座通這樣的地段。而目前在臺南重新營業、成為文創百貨的林百貨，過去主要販售衣物與精品，包含精緻食品，另外也販售前往日本的交通船票，著名台獨運動者王育德就曾於此地買票。而隨著日本人興建新市街，臺灣人也跟進加開各式商店，加上台鐵縱貫線、圓環的規劃，臺南都市的輪廓便越清晰可見。

凌宗魁老師則以新松金樓與臺南公會堂舉例，如公會堂經常被作為集會場所，臺南廳長枝德二便曾經於此地辦筵席、叫外燴。但也有些受特殊因素影響而無法借用的例子。如工友總聯盟第二次大會原想租借公會堂作為聚會，因被拒而轉自新松金樓。最後，凌宗魁老師強調，今日的講座透過物質、繪畫，以可見的空間來分析，也許是比較表象的，但實際上，人類的活動是不可見的。而人們如何使用這些空間，仍有待從更多面向切入與探索，如音樂、攝影作品、詩歌、日記等，或者透過文獻與文字以及田野調查，來進行比對與驗證。在許多古蹟已被拆除摧毀的今日，這些文青生活的空間如何被人所知？也許正需要透過不斷的討論與關注，才能讓這些「不可見」的歷史，有重新「可見」的機會與可能。